

新岭啊新岭

洋河沙

今天,5月3日。去年的今天,缠绵病榻几年的母亲,苦头吃尽,寂然离去。这个日子,我无法不想起母亲,无法不想到新岭。

新岭是县北的一条古道,属于千里岗山脉的分支,岭长7里多,山口海拔近400米,东北端为古称里八都的洪村,俗称后塘,西南端为外八都的九里坑村。上世纪70年代初大岭公路未开通之前,新岭一直是进出里外八都的主要通道。大岭通车后,新岭废弃,人迹罕至。

十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刚过,我孝心发作,领9岁的儿子去里八都石崖头村给母亲的叔父我的小外公拜年,让老人家见见未曾见过的外曾孙。大清早,父子俩从淳开公路拐进通往新岭的山沟小道。未走几步,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多年前走过的石板路已经荒芜,石板缺失,路基塌陷,杂草绊脚,柴枝压头。父子俩各自捡一根枯死的柴条,一路拍打没膝的杂草上的露水,推开拦路的荆棘,艰难行进。及近山口,几根倒伏的杉树横亘眼前。杉树很大,倒落未久,针叶尚绿,让人不敢靠近。父子俩相互鼓励,或勾腰前钻,或匍匐而进,或引身攀越。十多里山径野路,用了好几个钟头。

吃过午饭,我们返回。动身时,曾盘算走大岭公路回家,但粗略一算,走大岭要比走新岭远好多,便决定重走新岭。有了来时的经验,心想重走新岭会容易些。个把小时后,父子俩登上了新岭。不知不觉间,来到了山脊,早该相遇的倒杉却始终没有出现。我顿感不安,两人拼命沿着山脊左奔右突。然

母亲的菜园

汪东福

天才蒙蒙亮,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就已经在屋后的菜园里忙开了。

这个季节,母亲的菜园里种满了各色蔬菜,有辣椒、茄子、黄瓜、南瓜、豇豆、四季豆等,犹如小超市,琳琅满目,五彩缤纷。

说起来,老母亲是半个农民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母亲是村里第一个走出大山的女高中生。因为外公外婆比较开明,加上家境还算富裕,母亲从小就过着丰衣足食、无忧无虑的生活,从村小学一路读到县城的最高学府——开化中学。在学校里,母亲是活跃分子,也是优秀学生,她成绩好、懂礼貌,深得老师的喜爱,班主任特别赏识这个个子不高、扎着两根小辫子的姑娘,特地让她当了班长。母亲尤其喜欢写作文、唱歌,她写的作文老师经常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;课余时间,她经常用俄语唱《国际歌》《喀秋莎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等,悦耳的歌声让同学们听得忘记了吃饭。



而,往左走一程,路没了;往右走一程,路也没了。见鬼了!我在心底惊呼。置身山脊,举目四望,西边淳开公路并不遥远,南边高峰白雪皑皑,夕阳映雪,光亮渐淡。天色越来越晚了。儿子手拄柴条,棉衣敞开,满脸鼻涕和泥污,眼神惊惶,像一只被暴雨击落的山鹰。我定下神来自问:哪里走岔了?但细细回想,上岭后并未遇见岔路。我最终认定,必须往回走了。于是,父子俩离开山脊,原路返回,终于在半山腰发现了另一条被杂草遮盖得很严实的山径,由此我们很快到达山口,越过新岭。

回到家,母亲见狼狈不堪的孙子,心疼至极,责怪我把小孩折腾坏了。我如实相告重走新岭时的遭遇。母亲说:“从那边上山,半山有岔路,必须往左边走,右边是砍柴人走的。你们两个傻子,要是不回头的话,肯定要在柴丛里过夜,做野人了。”听母亲这样说,我吃惊不小,疑窦顿生。据我所知,母亲已有几十年未去里八都了。便问,你几十年未走新岭了,怎么还记得这样清楚呢?母亲说,小时候,新岭都被我踩平了,不光记得岔路,还记得路边有几个泉眼,上岭下岭有多少台阶。

1938年1月,母亲出生在里八都石崖头村一个张姓人家。3岁时,胞弟出生。6岁时,生父和胞弟相继去世。8岁时,她生母改嫁到外八都九里坑村,人家仍姓张。改嫁那天,母亲是最小的送嫁人,跟随大人第一次走新岭,当天下午,又随大人返回石崖头。从此,一个在新岭这边,一个在新岭那边。

在石崖头,母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。奶奶无法忍受一年内丧子折孙的弥天巨痛,四处求神问仙,欲知苦因,拔除祸根。终于,苦命的老人从

正当母亲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时,没想到“文革”开始了,老师无心教书,学生无心读书。母亲到杭州、上海参加过几次大串联后,有点厌倦了,她想回老家。

1967年夏天,念完高二的母亲带着遗憾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校园,回到村里。乡校校长得知母亲赋闲在家,便找上了门,做思想工作,动员她去几公里外偏僻的黄家坪教书。黄家坪在海拔600余米的山上,条件艰苦,母亲没有退缩,而是踌躇满志,她希望能在教师这个岗位上真正干出点成绩来。

然而,现实却有些残酷。1968年,外公被划为下中农,天天游街、扫路,无休止地接受“教育”。无奈之下,母亲辞掉了工作回到村里,结婚、生子,参加生产队劳动。后来村里办幼儿园,村干部首先想到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母亲,便找到了她,母亲又当起了“孩子王”,由于表现突出还入了党,被选为村妇女主任,一干就是几十年。

分家后,爷爷奶奶分给父母几块菜园地,散落在好几个地方。父亲在干完农活之余,经常忙碌于菜园地,种点应季蔬菜,有时也在地边种点瓜果之类,母亲则帮忙打下手,铲铲草、浇浇水、施施肥。在这方面,母亲始终是“配角”,至于育菜秧、治虫,母亲从没干过。七年前的那个盛夏,父亲因病去世,母亲便接过“衣钵”,打理这片菜园。每天只要有空,母亲的身影就会出现菜园地里,拔草,施肥,培土。为了提高蔬菜的质量和产量,她甚至向左邻右舍讨教,学会了育菜秧。

盛夏季节,菜园里一片葱茏,万紫千红,最引人瞩目的是那垄辣椒,枝枝叶叶紧挨交错,红辣椒、青辣椒从枝叶

“阴差”的嘴里得到了解答:你孙女天生命硬,是天煞星,手有双刀,左手杀父,右手杀弟。此后,母亲在奶奶的眼里是凶神恶煞般的存在,除之不忍,留之无奈,任其自生自灭。奶奶做了苞芦粿,为防止孙女偷吃,将苞芦粿放在孙女即使搬来板凳垫脚也够不着的橱顶。这样的日子,令母亲越发想念新岭那边的生母。终于,母亲无畏路之遥、山之深、岭之高,迈开小脚,开始独自翻越新岭,投奔生母。然而,她这样做是生母有言在先所不许的,她被留宿一夜,次日早晨便被遣返。第二次投奔,便被生母怒斥之下赶回。第三次投奔,又被生母含泪挥动竹枝赶回。无数次投奔,无数次被赶回,母亲的汗水和泪水洒满了新岭,无助的哭声装满了深谷。终于,新岭深植于母亲的心头里、梦境中。

又是一个深秋的午后,小腿上竹枝留下的伤口还未结痂的母亲又一次独自翻越新岭,奔向生母。黄昏,暮色渐浓,母亲来到九里坑村口,将瘦小的身子藏在路边的涵洞里,伸出头向洞外张望。此时的她心情杂乱,她希望被人看到,又害怕被人看到。张望之间,纠结之际,生母的男人扛着农具路过洞口,发现了她,牵起她的小手将她领回家。回到家,生母泪光闪烁,但还是骂开了。生母的男人赶忙劝慰说,不要骂她了,她太可怜了,让她留下吧,我把我的口粮分给她吃。从此,生母的男人成了母亲的继父,母亲在九里坑长成大姑娘,直至出嫁。对于继父的容留,母亲终身难忘,垂暮之际还时时提起,说继父是个好人。

母亲这一辈子,两头吃苦,中间吃力。如同她的生肖,牛。

中纷然垂下,好像翡翠一般煞是漂亮。母亲自己不太吃辣椒,但她却喜欢种辣椒,因为他有一个喜欢吃辣的儿子。母亲经常往我这里跑,每次总是提着整袋的辣椒,有时不方便进城,她便将蔬菜托中巴车司机捎给我。

菜地是舞台,母亲就像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,吹拉弹唱皆会。吃不完的红辣椒,母亲便晒作辣椒干,或者剁碎,掺入适量的食盐搅匀,装在瓶瓶罐罐里,三五日便成了美味的下饭菜;也可以当配角,成为其它菜肴的调料。

豇豆、黄瓜、苦瓜之类需要搭架,母亲就从屋后的山上砍来小木棍,整整齐齐地搭在菜地里。成架的豇豆,青绿色的叶子在茎蔓上错落着。茎叶处,豇豆的嫩荚一长条一长条挂下来,淡紫色的花瓣缀在其间,仿佛是一群扎了蝴蝶结的小姑娘。黄瓜花东一朵、西一朵,看上去有点门前冷落鞍马稀,瓜藤上吊着几根带着毛刺的小黄瓜,虽然娇小,但已经勾起了人们品尝的欲望。小时候,老屋的附近有大片大片的菜地,每到夏天,我经常约几个小伙伴,趁大人不在的时候,溜进别人家的菜园偷黄瓜吃,有一次被发现了,挨了父母一顿打,屁股都被打肿了,但偷黄瓜的经历现在谈起来,还是快乐之至。

蔬菜长得多了,母亲和侄儿两个人吃不完,就摘些送给邻居和村上的亲戚。乡亲们夸母亲的菜种得好,每每这时,母亲的脸上便笑开了花。

一片小小的菜园,浸润着母亲太多的汗水,从理土到播种、浇灌,无不需要精心的打理和侍弄,方才有新鲜的果蔬、美味的菜肴。那些沾满泥土味的蔬菜,香甜、清新、可口,载着满满的母爱和浓浓的乡情。

花语

如月

女儿搁下笔,整理好书包,已经晚上九点。我以为她要洗洗睡了,却不想拉着爸爸的手出了门。转身关门的那一刻,轻声对坐在客厅里的我说再见。

十几分钟后,敲门声轻轻响起。我打开门,两枝鲜红的康乃馨开在我眼前。“妈妈,节日快乐!”女儿的声音温柔甜蜜,笑容俏皮可爱。丈夫站在孩子身后,眼里尽是柔软。

我又收到孩子送的母亲节礼物了!先生说女儿本想向他借点钱,结合自己的零花钱,买十一支康乃馨送给我。先生告诉她,相较于形式,心意更重要,只要你想着妈妈爱着妈妈,两枝花就是心心相印。

那年那个晚上,大约九点钟,家里的可视门铃响起,见楼下一男子手捧鲜花站着,我以为对方按错了门铃,他却准确地报出了我家的地址和我的名字。正当我疑惑时,先生按下了解锁键。稍刻,一大捧玫瑰送到我家,先生接过,谢过送花人,关上门,转身把花赠予我。

“生日快乐!开心每一天!”看到花笺,我才想起,这天是我的生日。恰好,我们结婚两年零二个月,购房还贷一年整。大概是从小过贯苦日子,晓得生活不易,还贷的压力又让我们的经济结余不多,忍了忍,还是笑着对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。鲜花很美,我很感恩,但终究枯萎凋谢得快,过日子,以实际为主吧。自此,便不再收到先生送的鲜花,但他外出,倒是习惯给我带套衣服回来。那套长款荷叶绿的羽绒服,我人生中的第一件羽绒服,如今依然悠居在衣柜里。

当下人的生活,阳光下是现实的呈现,微信朋友圈则是生活的记录。生活中无法遇见的美,常常在圈里被感动。

大男孩乐乐是我表弟的孩子,因为他的学习我的工作,以及交通上的距离,每年我们基本只能在春节拜年见上一面,但我常会在朋友圈遇见他的生活。乐乐三两岁时,父亲和母亲离婚,从此不再见亲娘。孩子六七岁时,一位女子远嫁而至,成了他的妈妈。但姻缘弄人,几年后他们又分离。

我想,她是爱孩子的,即使与丈夫分手,也把乐乐带在身边,希望他学有所成。孩子是爱妈妈的,即便知道是养母,也把对母亲的爱表达在每个特殊的日子,送束鲜花寄心语。这个生日,她又收到了孩子的爱,花笺语——虽然大了一岁,但祝您依旧永葆青春!生日快乐!她把幸福收藏在朋友圈,她说:孩子给她的生命带来最有能量的爱与热情。

朋友真真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,朋友圈里不仅发布本职工作的房产信息,也发布生活细节。一儿一女的日常情趣记录,不仅珍藏了孩子的成长点滴,也体现了母爱的无微。偶尔丈夫爱的表达,也是为爱而幸福的体现。

这个夏天,真真先生培育了两个月的的大红玫瑰精彩绽放。那天早上,阳光轻启,露珠轻辍,真真将花儿拍照,发圈,她说自己虽不喜欢这抹娇艳,却甚是感动。因为真真喜欢花,她的丈夫开始学种各种花,那些花儿,一年四季开在门口的花圃里,一如他的爱的表达,总是在日日夜夜向她诉说心语。

常常外出散步,常常遇见手捧鲜花的人。那日,在芹江畔,迎面走来一大捧鲜花,鲜花的那一面,是一位脸色红润身着黑衣的壮实男子。他的眼里,有一种光,温润、幸福。今晚,依旧芹江畔,那个高大男孩,一手骑着单车,一手举着花束,车速略快,夏风轻漾,花香满城。他的脸庞,洁净有光。他的目光,像芹江的水一样澄澈。

忽然想到花语。这是一个词,更是一种思想与爱的表达。依着开化的母亲河,我驻足,打开手机百度。花语大全告诉我,所有的花儿,倾诉皆因爱,即使一株狗尾巴草,也有自己语言的情感。

爱要说出口!恰时,且借助一束鲜花表达爱意。